



真李逵打假

□司马小萌

当假司马遇到真司马，假小萌找到真小萌，这事就有点“戏剧性”了。

缘由是，一个抖音冠名为“司马小萌”的假司马小萌，近日主动关注了我这个真司马小萌。如此大大方方、毫不遮掩地用别人的名字开抖音，还找上门来“一探究竟”，太可爱了！不是单纯，就是弱智。

“嗨，大家好！我是司马小萌。”耳熟能详吧？这是我的抖音号“司马小萌走哪拍哪”的经典开场白，说了两年多了。

司马小萌，我的名字，父母起的，几十年了，货真价实。我之所以敢于“理直气壮”，是因为，朋友们帮我查过，没有重名。如果叫张伟王伟王芳什么的，对不起，重名不稀罕。据某网最新资料，我国头三名：张伟（重名 2090607人），王伟（重名 281568人），王芳（重名 268268人）。而司马小萌，大数据统计，全国重名人数为0。

所以，各位注意，凡是以“司马小萌”四个字开通的自媒体，统统不是我本人的。俺只有名为《司马小萌走哪拍哪》的抖音和微信公众号，是纯粹又纯粹的手机摄影公益课堂。除此别无其他。

现在，既然假司马小萌送上门来了，俺必须说道说道。

虽说网名可以随意取，但用别人的、“唯一”的姓名，合适吗？

俺留言，很客气。第一次：“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字？”不理。第二次：“你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注册抖音？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

毕竟，作为京城“老记”，俺的名字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亮相几十年了，现在依然时常在外地报纸亮相，好歹是个公众人物吧。

对方依旧不理。投诉抖音，无果。大概机器人值班，不懂人事。

自媒体是时代的产物，是“普通大众通过网络等途径向外发布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传播方式”，“是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但自媒体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平台。

我理解，傍个古怪的名字，也许只是好奇；傍个响亮的名字，也许只为吸睛。但想过没有，一旦发表的内容，被认为诋毁了别人的形象和声誉，官司就难免了。后果并不好玩。

弱弱地问：到底该不该有“姓名权”这东西呢？

目前就自媒体注册等方面而言，还游走于法律真空地带。但终归还有道德管着。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最近刚好收到报社下发的员工自媒体管理暂行规定。太好了！运营商不管的，也许单位可以管一管。但没有单位的，谁来管？

N年前我想用自己的名字注册微博，发现有人“捷足先登”。两年前想用自己的名字开抖音，又发现有人抢先注册。现在，应该有几个网名为“司马小萌”的，在自媒体游走。如果都能遵纪守法，谢天谢地，我是真怕他（她）们胡说八道啊！所以，担心之余，有必要强调一番：

如果文笔太幼稚，绝对不是我。毕竟本人年纪一大把，姜还是老的辣。

如果文笔太陈旧，绝对不是我。毕竟本人依旧澎湃着，还努力带动一批老的少的一起抖擞。

如果文笔太拙劣，绝对不是我。咱虽不是什么作家学者，仍是个有点墨水、写得几篇好文章的家伙。

如果内容太过无聊，绝对不是我。我不会浪费别人时间，让大家看一些“下三滥”的东西。

如果画面太过庸俗，更不是我。毕竟在首都当了多年摄影记者，知深知浅，水平“可圈可点”。

本人不做广告。更何况天生胆小，违规的，不做，“擦边”的，不敢做。不好好宣扬正能量，对得起党和人民多年的教育吗？

我的几句发泄，发到媒体朋友圈后，大家的反馈出奇踊跃——

南通钱咸华首先：“居然有人萌混！”

北京日报社刘春燕干脆“一语定乾坤”：“真李逵打假！”

接下来，朋友们的妙主意接踵而至：“扑面而来”：

南通有个淘气的家伙，姓“顾”名“剑”，他说：“我马上注册司马大萌[呲牙]。”俺回复：“心坏了，小子[偷笑]”

泰州翟总最近玩“穿越”，淘气得像八岁。他说：我注册司马太萌[呲牙]。

银行家的头脑就是缜密。张超说：建议大姐把“司马又萌”“司马也萌”“司马小萌”等之类的号全部注册了。因为假李逵实在太多！

西安晚报程总也加入进来：“多注册几个，如司马太萌，司马要萌，司马少萌，司马就萌，司马偏萌，司马最萌，司马也萌，司马不萌不行，等等，不可胜数。谁让您的司马小萌太出名呢。”

连云港王川提议：“司马连萌。”濮阳徐总：“司马小明，也得注册喽。”“大萌小萌都有了，来个中萌！[坏笑]”开封赵杰说：“认真研究了一下，好像只有司马晓萌还闲着，我先占下了啊。[捂脸]”燕赵晚报李宏说。

我的媒体圈里讨论得如此热烈，竟然还有直呼“太开心了”的，那是衡水晚报张总。一脸清纯的她，大概没料到，自媒体有这么多漏洞和无奈。看，把大家逼得没法没法的，只好“苦中作乐”……

绥化王文阁开始认真概括了：“只有一个李逵，其余都是李鬼！”

还是盐城秀才陆应铸总结得最走心：“突然想起一句广告语——总是有模仿，从未被超越[玫瑰][强]。”

很好。此时此刻，这句话对我来说，算是安慰了。



陪妻女逛书店

□刘荣昌

“三八”节前的周末，恰逢惊蛰，天气晴好，微风拂面，妻换上素雅的春装，招呼我去图书大厦买书。前一天晚上给在城市那一端上学的女儿发微信说了我们的计划，没想到她也正想买几本专业书呢。我穿上夹克和妻下楼，驱车去接女儿，她已在食堂买好了早点等我俩。三个人聊天吃着饭，当我祝她们节日愉快时，女儿撇撇嘴说：“爸，不就是想找个理由让我们陪陪你嘛！”一句话说得我和妻哈哈大笑。

走进久违的图书大厦，径直去到七楼，迎面正看到席慕容的《以诗之名》。妻走过去站在那里细细翻看，她最喜欢这位作家的诗文。恋爱时，她曾经和我说过的一段话仍记忆犹新：“曾经读过年轻的席慕容，《时光九篇》《一棵开花的树》《七里香》等，想起自己匆匆过去的青春岁月，怀念那些读诗的日子。比如晴朗春日的午后，阳光撒了

一地，天蓝得一往情深，有人在大学寝室窗外吹口哨，断断续续的调子，听不出是什么歌，却让人心灵跳跃。寝室外海棠树的花正开得浓烈，一切都是那么美、那样好。如今不敢翻出来看，怕一看了只会觉得不复当年的情怀。”看她小心翼翼地沉思着，回味她说过的话，心里顿觉充满了温暖。

我踱步到文学名著那面，看到《李渔全集》静静地躺在橱窗里，热爱生活、有趣不羁的才子大约几百年才出一个，他老人家编故事的能力直接够把前朝的冯梦龙拍在沙滩上。喜读《闲情偶寄》里的章节，近年每次重读都觉柳暗花明、别有洞天，玲珑剔透的生活情致常令我又惊又喜。站在橱窗前，觉得这样相望端详也是一种温馨。

女儿的兴趣和我们不同，她主要是买专业书，顺便买几本我“看不上”的畅销书，她选她的我帮不上忙，倒是妻买的几套书里，有我喜欢的。

各自抱书来到收银台，我站在最前面结账，总共是398块钱，我心中暗喜，正在心理价格之内，女儿随口说：“我和妈妈过节爸爸请客，你要是觉得花费超支我可以不买参考书。”说着还冲妻挤挤眼。看到孩子欲擒故纵的小样儿，我大方地掏出钱包，拿出两张购书卡，对服务员说：“一张200。”这是春节后单位发的：我被评上了公司优秀通讯员。

三个人说说笑笑驱车回家，在车上，妻动情地念了一段席慕容的诗歌，我记住了这两句：所幸，你的青春你的跋涉你的梦，还居住在我的深心。女儿说：“今天回家咱们每人朗诵一段自己喜欢的文章吧，作为全家人的‘朗读日’如何？”这是好主意，我和妻纷纷说好。

和妻女在一起买书、读书，陪她们过一个有意思、有意义、有品位的节日，心里感觉美美的。

